

渡边淳一

わたなべじゅんいち

著

高培明

译

泡沫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014035336

I313.45
267-2

泡

沫



著
高培明
译



北航

C1715251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I313.45

267-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泡沫 / (日) 渡边淳一著; 高培明译.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3

ISBN 978-7-5502-2574-9

I. ①泡… II. ①渡… ②高… III. ①长篇小说—
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03434号

うたかた by 渡边淳一

Copyrights: © 1993 by 渡边淳一

This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OH INTERNATIONAL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s: © 2013 by Beijing

Xiron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简体中文版由渡边淳一经由 OH INTERNATIONAL 株式会社授权出版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4-0557

泡 沫

作 者: 渡边淳一

译 者: 高 培 明

选题策划: 金 马 洛

责任编辑: 徐 秀 琴

特约监制: 陈 亮

特约编辑: 张 彩 霞

封面设计: 刘 凇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14千字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13

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2574-9

定价: 39.8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82069336

目 录 — contents

1	第一章	浅 春
41	第二章	春 晓
63	第三章	花 冷
106	第四章	绿 荫
130	第五章	白 夜
167	第六章	冷 夏
198	第七章	骤 雨
227	第八章	皎 月
280	第九章	秋 野
334	第十章	冬 河
385	第十一章	冬 馆

第一章 浅 春

树间透出大海的波光。

外廊前丛生的山茶树后，一棵百日红伸着腰肢，将正面的海景分为两半。

安艺隆之喜欢从这屋子望出去的景色。从面对大海的和式房间，可以欣赏环抱其周围的树丛和四季各异的趣景。

但安艺尤其感到称心的，还是从这间屋子看出去的浅春景色。

东京虽然还是严寒刺骨，甚至有时还会下雪，这里却已经是春天了。

这次有意来这家旅馆，也是想要早点儿呼吸到春天气息的缘故。

而另外一个目的，就是陪浅见抄子一起来。

也不知为什么，那天一听抄子说可以出一天远门，安艺立刻就想到了伊豆山的这家旅馆。

“那家旅馆很僻静，而且从热海坐车十分钟都用不着。”

听了安艺的介绍，抄子轻轻点了点头。

“那家旅馆叫‘蓬莱’。在中国的传说里，蓬莱是东海上的一个仙境，那里住的都是长生不老的神仙。”

“那么，到了那儿就回不来啦？”

“是啊，回不来了。”

不用说，回不来只是抄子嘴上说说的，其实她压根就不相信。

但安艺却有点想入非非，心里巴不得真能回不来。

“我一直想跟你一块到这儿来。”

安艺坐到靠近廊边的阳光里，点着了一支烟。

“到了这儿我就放心了。”

“放心？”

“你不放心吗？”

这幢房子造在陡坡的中段，朝下望去，满是高大葱郁的樟树和杨梅树。

“海面真平静啊。”

抄子遥望着大海，身上葡萄青的套装在春日的阳光下显得颇为柔和。直到屋里只剩下自己和安艺两个人之后，她心里好像才总算平静下来。

突然，左边树丛里响起一阵尖厉的啼声，一只鸟随着飞了出来。从它细长的尾巴来看，好像是只伯劳。

安艺赶忙探身望去，抄子也朝外弯下了腰。只见山茶树丛的后面就是陡坡，他们等于是在直接从上向下看。

“怎么那么亮啊？”

山崖底下就是海，透过树叶的间隙，看得到微波荡漾的海面辉煌在阳光之下。

“太阳都偏西了。”

“刚过四点。”

抄子看了看手表应道。安艺摁灭才抽了几口的烟，抬头看着天空。

眼前山茶树丛后面的那棵百日红婀娜地朝上伸展着，枝头尽处

是开始变红的天空。虽然春寒未尽，但空气湿漉漉的，似乎已经有了不少水分。

“瞧这天空，已经是春天了。”

“跟东京就是不一样啊。”

安艺想起了“春意”这个词。那百日红枝头尽处的天空，不是已经充满春意了吗？

“那些在国外漂泊多年的人，看到这儿久违了的日本风景，就会留下来舒舒服服地休息几天。”

“他们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咱们也跟他们一样？”

抄子一下子把脸扭了过去。那意思好像是说，能到这儿住一晚已经够不容易的了，怎么能待三四天呢？

“对不起。”

“用不着你对不起。”

安艺从一开始就知道抄子是有夫之妇，他现在只不过是肆意宣泄一下自己的情绪而已。

“你是想一直待在这儿？”

“那倒也不是……”

如果光为了手头要完成的稿子，住在这家旅馆里也不是不能写的。

“这里看得到海，心也定得下来吧？”

“就是定下心来，一个人也没意思啊。”

安艺朝思暮想的，就是跟抄子在看得到海的地方共度春宵，但他也明白，这件事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

房子的右边是茂密的山茶和丹桂，树后面是一个铺满草坪的园子。园子虽然被连接旅馆主房大门和各栋客房的回廊环绕着，但因

为这是一块在陡坡上开出来的平地，所以看上去显得很开阔。

两个人穿上旅馆备在回廊边上的拖鞋，走到草坪的另一头去看看。

走到这里，就可以看到脚底下那个澡堂的房顶，沿着右边的陡坡，有一条通向澡堂的回廊。

“澡堂里的热水是引来的温泉水，那温泉以前是直接从山上喷到海里去的。”

安艺在那澡堂的泉水里泡过几次澡。

“这一带跟源氏家族渊源不浅。附近好像有一座桥叫初会桥，据说是当年源赖朝被流放的时候跟北条政子幽会的地方。”

听到抄子在窃笑，安艺追问道：“你不相信？”

“我觉得源赖朝的形象跟幽会这件事好像沾不上边……”

“真有那回事，当时大概他还年轻。”

“那棵树是樱树吧？”

通向澡堂的回廊前头有一棵孤零零地开着花的树。

“好像是寒樱。”

“到底是因为这里暖和啊。”

湿润的天空正开始一点点儿暗下来。

“那里就是伊豆半岛。”

右边的海角伸出在海中，对正面的相模湾形成一种包围的态势。不远处那块深色的突出部分就是码头，听说在里边那片泛着紫色的地方，插着不少冬天用来捕鱼的竹栅。

“我们正前方那块平平的地方是初岛，它后面那个看不太清楚的是大岛。天气好的话，从这儿都能看到火山喷出来的烟。”

“离得真近啊。”

说着，抄子把手抬到额前遮光，眯起眼睛来细看。套装的胸口

微微敞开，隐约露出三十五岁女人撩人的风韵。

“难得有这么安稳舒心的日子啊。”

两人跟前种着山茶和杜鹃，再往前，重瓣水仙正开着小花。

“跟着你到这儿来，太好了。”

抄子面向大海捋着头发，脸上看不出有一丝背着丈夫出来旅行的愧疚。

看完海景残照回到屋里，安艺换上了旅馆的浴衣和外褂。

“到下面的澡堂去看看吧。”

离吃晚饭还有一个来钟头，这点儿时间用来泡泡澡正好。

“那个全丝柏木的澡堂可是这家旅馆一直拿来当招牌的，泡在里面看看相模湾上一点一点儿暗下去的晚景也很不错。”

“可是，浴池是只有一个吧？”

因为要突出温泉的自然情趣，这个澡堂没分男女浴池，只是单独规定了女子的入浴时间。现在已经过了六点，是男子入浴的时间段。

“刚才我给管澡堂的打过电话，说是现在里头一个人也没有。”

这家旅馆只有不到二十间客房，每间客房都有自己的丝柏木浴室，所以会去泡温泉的人并不多。

“去看看吧。那儿比客房里的浴室宽敞多了。”

安艺跟抄子已经一起洗过一次澡了。那是半个月前在原宿安艺住的公寓里，见面后抄子冲淋浴时，他没经抄子同意就偷偷钻进去了。

“咱们还是到澡堂去看看，到那儿去的回廊也挺有情趣的。”

抄子总算同意了，但似乎有点儿勉强。

她起身去换衣服，过了一会儿，穿着一件白底蓝花的浴衣走了出来。

“这是你自己设计的吧？”

“不好？”

“不，很漂亮。衬着白底的花很适合春天的晚上穿。”

看样子这是身为和服设计师的抄子专为这次旅行带来的。

“待会儿可能会凉，你还是披件外褂吧。”

抄子身材并不算高，但很苗条，穿上和服反而显瘦。她把外褂披到身上，又拿起了一条毛巾。

自己是在偷人家老婆啊，这个念头忽然闪现在安艺的脑子里。

去澡堂的必经之路是那条沿着陡坡的石阶回廊。回廊单边围着丝柏木，廊顶铺着杉树皮。一路上随处可见裸露的大树巨根，这样利用斜坡上繁茂的自然树木，更突显了古朴的意境。

石阶两旁的落地座灯照着脚下，从树间望出去，黄昏的余晖尚未退尽。原来从屋子里朝下看的时候，只感到斜坡上林木茂密。从近处看，这里除了凤尾松和椰枣树，还杂生着鬼蕨和八角金盘。有意思的是，那小小的山白竹也密密丛丛地长在椰树之类热带植物周围。

下了一半石阶回过头来，只感到巨树参天。暮霭之中依稀辨识得出那是微黄的樟树和浓绿的杨梅树。

“橘子结果啦。”抄子指着半坡处说道。

仔细一看，原来是回青橙。微微发红的橙黄果实衬在薄暮之中分外好看，要是刚才早点儿来的话，夕阳沐浴下的回青橙一定更鲜艳。

再顺着石阶拐弯下去，走过两个座灯，就到澡堂门口了。拉开板门进去一看，果然没有人。抄子还在欲进不进迟疑不决，一个看澡堂的老人伸出头来说道：“不要紧，大概不会有别的客人来了。”

看到安艺开始脱浴衣，抄子好像也横了横心。她把毛巾放进衣物筐里，开始解腰带。安艺先走进澡间，把身体浸到浴池里。

听说这温泉里有含钾、钠等元素的氯化物，但看上去无色透明，

泡在里头感到滑溜溜的。

在温泉里让水浸到肩膀，抬头望去，屋顶有七八米高，全部是用丝柏木搭建的。上边吊下来四个圆玻璃球，里面的灯泡在蒸汽中发出白蒙蒙的光。

安艺伸开双腿，背靠在浴池边上。

正面开了个大窗户，透过林木，可以把相模湾尽收眼底。天空已经暗下来了，海面却出人意料地明亮。就在安艺眺望着暮色下的大海时，他听到澡间的木门拉开，应该是抄子进来了。

热腾腾的泉水不停地漫出宽敞的浴池，又透过丝柏木做的泄水板静悄悄地流走。

更衣室的板门明明开了，却不见抄子到浴池里来。安艺回头一看，只见她蹲在浴间门口，身上还是穿着浴衣。

“怎么这么亮啊？”澡间里的亮度好像让抄子有点儿不知所措。

“没关系，下来吧。”

“不要，我看还是算了吧。”

抄子好像下定决心似的站了起来。

“也许会有人来的。”

“放心吧，刚才那个看澡堂的不是也说不要紧的吗？”

“可是，要是万一有人进来了呢？”

嘴上说怕万一有人进来，抄子还是好奇地环视了一下浴间。

“看来水里有盐分，身上觉得滑溜溜的，很暖和。你来都来了，就趁晚饭前的时间泡一泡吧。”

“我还是在房间里的浴室洗吧。”

现在是没有别的客人，但没法保证等一会儿绝对没人来。万一来了人，他们俩还泡在浴池里可就躲都来不及了。

“真可惜啊……”

安艺虽然还不死心，但抄子既然决定不一块儿泡澡，那看来是不会下来的。这个女人在这种事情上还是很有主见的。

“要不咱们夜里再一起来？”

“等你睡着以后我再自己一个人来。”

“什么呀，到时候我也会醒的。”

深更半夜，两个人一块儿边泡温泉边看看大海的夜景也不坏。

“那我回房间去啦。”

说完，抄子拉上澡间的门走了。

她还是那么小心谨慎。这次出来旅行，也不知道她对丈夫打的是什么幌子。

安艺跟抄子是在一年半前认识的。

那时，日比谷的饭店里正在举行秋季新款和服展销会，安艺无意中拐了进去。

主要展品是女式和服，但也有男式和服的展区，其中一套是在灰绿色的结城茧绸和服上配了一根深绿色的腰带。就在安艺被这种稳重的颜色搭配吸住眼球的时候，一个女店员走上前来。

“您觉得这套怎么样？”

安艺喜欢和服，在家休息或出去吃饭，他都经常穿和服。因为他是个作家，穿着不用那么拘谨。

“要是您觉得喜欢，可以拿来比比看。”

看来这店员是和服店派来的，她熟练地拿过衣料，准备搭在安艺肩上。

“这是你们店独创的吗？”

“衣料不是的，但搭配是我们的专职服装师设计的。”

“颜色配得真好。”

“谢谢您的鼓励。要是您方便的话，我把那个设计师叫来好吗？”
店员转身朝里面招了招手，“真巧，今天她正好也来了。”

就在安艺接着端详那套衣料的时候，另一个女子走了过来。别的店员全都是藏青色和服的打扮，唯独那个女子穿着白衬衫和深藏青的裙子，一条枯叶色旋涡花纹的丝巾围在脖子上。

“就是这位客人很喜欢这套和服的颜色搭配……”

女子听完矜持地点了点头。她两侧的头发微微蓬松地朝上梳着，使得瘦削的脸庞显得愈加清癯。因为设计的是男式和服，安艺本以为设计师一定是个老太太，不料她看上去才三十来岁。

“这套和服是你设计的吗？”

女子一听立刻摇了摇头：“我设计的只是这条腰带。”

“你是说它跟这件和服……”

“我觉得好像很配，就把它搭配在一起试试看。”

或许是因为服装设计师很少有机会直接跟客人谈话，她的回答有点儿不自然，那副紧张的表情反倒显得她挺纯真的。

“您常穿和服吗？”

设计师问这话的时候，安艺还是在仔细琢磨着那套和服。

见这位男士对和服真有兴趣，设计师似乎稍稍定下心来。

“偶尔吧，想穿的时候就穿。”

“我们另外还有几套别的和服。”

设计师又把排在架子上的几块和服料子拿给安艺看。每件和服料子都配有腰带，有的还配上了外褂和衬里的料子。

可是，看了一遍，安艺还是觉得结城茧绸和腰带搭配的第一套好。他又取过那块料子，设计师在镜子前帮他料子搭在肩上。

“好像稍微暗了点儿吧？”

“不暗啊。它看上去是灰色的，但里头还带着点儿绿呢。”

设计师说得的确不错，灰绿色乍看上去是显得很深，然而那灰色里头带着青苔般的光泽。

“腰带是你设计的吧？”

“我觉得它好像最配这种颜色了，所以……”

日光灯下，苔绿色的腰带更突显出了灰绿色的稳重。

“好吧，那我买下来吧。”

安艺倒是那种看中了东西马上就买的人，但他这次决定得也太快了。本来是为了打发时间才来逛这个展销会的，他自己都没想到会在这里买和服。同样感到意外的还有那个女设计师。将近五十万日元的结城茧绸衣料再加上新款腰带，那就超过六十万了。也许，像他这样只把衣料搭在肩上比一比就买下来的顾客是很少见的。

女设计师接过安艺的信用卡，说了声“谢谢”，随即递上一张印有浅见抄子姓名的名片。

“要是有什么不称心的地方，请给我打电话。”

虽然事出偶然，但或许从安艺见到那块灰绿色的和服料子时起，他和抄子就被那根深绿色的腰带连在一起了。

后来安艺跟抄子单独见面，是在那件灰绿色的结城茧绸和服做好之后的十二月中旬。见面的时候，安艺当然没忘了系上那根抄子设计的深绿色腰带。

“我想穿上请你看……”

其实他是对这个总有点儿不自然的女子感兴趣，所谓和服只不过是一个借口。

因为天气突然冷了下来，所以他们约好在筑地的一家河豚料理店见面。安艺先到那儿等了一会儿，抄子在约定的六点整走进了店门。

看来是因为第一次跟男士在料理店单独见面，抄子显得很不自在。但逐渐习惯以后，她跟安艺谈得也就开始投机起来了。

那次见面，安艺还知道了抄子是个三十四岁的有夫之妇，有个三岁的孩子。

展销会场的那个女店员说抄子是他们公司的专职设计师，但抄子告诉安艺自己是个自由职业者，只是长期以来主要为那家开展销会的公司搞设计。所以，她也接其他公司的设计活，还弄一些与和服配套的手提包、装饰品之类的小东西。

“那你可是个名人啦。”

安艺的这句调侃让抄子急忙矢口否认。

“其实，干和服设计师这一行的人并不多，工作也跟时装设计不一样，没他们那么招摇。”

确实，像抄子那样单打独斗的个体设计师似乎是很少的。

但抄子居然执着于这个既不起眼又没什么前途的和服设计，这倒令安艺颇有好感。

抄子说她原来就喜欢设计，从东京美术方面的大学毕业以后，先到一家图案设计公司工作，后来进了一家大型和服公司才正式开始搞和服设计。开始设计的都是浴衣和碎白点花纹布，以后才逐渐全面搞起了从和服到腰带的设计。

抄子是在和服公司工作的时候结婚的，对象是医疗器械经销公司的职员。对于涉及自己丈夫的问题，抄子只是三言两语应付几句，安艺也不想问得太深。

起初抄子并不知道安艺是干什么的，那次看到他信用卡上的名字，觉得好像在什么地方听到过。后来在回家的路上才总算想起来安艺是个作家，自己以前曾经读过他写的关于女性问题的随笔。

“真对不起。”抄子抱歉地说道。其实她并没有什么义务必须知道安艺的名字，然而她这样实话实说，反倒使安艺对她好感愈增。

但是，抄子似乎对安艺还是存有戒心的。

“您写那么可怕的事情，会不会越写越讨厌女人？”

也许是因为比较紧张吧，这个问题抄子问得有点儿贸然。

“我没写什么可怕的事情啊。”

“可是，您是一直在冷静地审视女性吧？”

“那也就是在写文章的时候，平时我是稀里糊涂的。”

安艺本来还想说，自己其实跟一般的男人一样，要是爱上一个女人，对其他的女人就都会视而不见了。但如果第一次就对她那么袒露真心，也许反而会弄得她不知所措。

从此以后，抄子常给他寄来展销会或服装秀的票，安艺只要有时间一定会去看，看完以后去喝喝咖啡，或是一起用餐。

安艺本以为抄子有工作，而且既为人妻又为人母，如此身兼三职一定累得够呛。但抄子从来就没让他感到过自己有家庭的拖累。不仅如此，要是单从外表上看，根本想不到她已经三十过半。这当然也是因为她身材娇小，而清秀的容貌和敏捷爽朗的言行举止更使她显得比实际年龄小。

譬如，谈到工作和公司的事情时，她会不时脱口而出“真邪门了”“那怎么行”之类的话来。抄子对于和服行业过时的体制和把设计师视为可有可无的现象也是满腹牢骚。

单从这些情况看，抄子说的确实都没错，但世上的事并不都是讲道理的。听了安艺的这套处世之道，抄子会气恼得满脸通红。

“可是，我说错了吗？”

看来抄子的心里只有正义与邪恶的黑白之分，模棱两可的灰色是不存在的。

对她这种傲世出尘般的清高，安艺自叹不如，却也颇为欣赏。

看你能清高到什么时候啊？安艺常会一边看着得理不让人的抄子，一边想象着她的家庭。

她那年长她一岁的丈夫，也像她一样信奉绝对正义，也在努力构筑家庭的幸福吗？

虽然开始是被她的设计才能所吸引，继而又为她那与年龄不相称的清高而吃惊，但现在安艺渐渐动起了想要摧毁她那清高的念头。如果可能的话，他真想撩开她的面纱，看看那张一本正经的面孔后边到底潜藏着什么。

安艺和抄子的关系发展到更深一步，是在展销会场相识一年以后的秋天。那时安艺正巧住在东京芝区的一家饭店里写作。也许是因为去那儿之前刚喝了一点儿酒，抄子似乎已经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

安艺邀她到自己房间去时，她嘴上说着“那样不妨碍您工作吗”，却还是怯生生地跟了进来。

当时，也许她既对进入一个男子的房间心存戒备，又对这个比自己年长许多的男子感到好奇。

自那天以后，两个人几乎天天电话往来，每个星期都要见一次面。本来安艺的工作就是可以自由调节时间的，抄子也是个自己单干的人，所以很容易把时间凑到一块儿。

这两三年来安艺不怎么回家，大都一个人住在原宿的公寓里。安艺不回家不是因为对妻子有什么特别的不满，也不是她干了什么错事，只是因为长年以来各种隔阂日积月累，等安艺意识到的时候，他们已经貌合神离、形同路人了。

当然，从妻子的角度来说，对安艺肯定也有许多不满。之所以还不离婚，多半是因为在长期分居的状态下，他们已经逐渐适应了这种现实，不觉得有什么别扭了。或许应该这么认为，安艺所生活的世界，不是抄子所说的那种非黑即白的世界，而是一种不黑不白的灰色世界。

每天会有一个上了年纪的保姆到安艺的公寓来打理他的日常生